



谨以此书献给1966—1968届高初中毕业的同学们



阎晓怀著

《曲折》三部曲之一

狂风乍起

《曲折》三部曲之一

狂 风 乍 起

阎晓怀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9年·北京

责任编辑:段合珊

装帧设计:杭海

插图:胡燕欣

狂风乍起

阎晓怀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字数: 430千

1989年3月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40000

ISBN7-80050-088-8/1·10

定价: 5.60元

写在扉页上的话

我敢预言：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必将是痛定思痛、聪明智慧的一代；勤劳刻苦、奋发有为的一代；民主开明、把握科学的一代；坚定乐观、勇往直前的一代；注重实际、讲求效率的一代。当中国交到这一代人手中的时候，向上的车轮会转得更快。

这一代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兴旺发达，同民族的繁荣昌盛，生死与共，休戚相关！他们分明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重担，已责无旁贷地落在双肩。

——作者



作者简介

阎晓怀,1948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祖籍山西省沁县。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四十七中。1968年9月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突泉县(现属兴安盟)插队。1970年12月参军,在陆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度过11年军旅生涯。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副教导员。1981年12月转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1981年9月任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8月毕业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1987年7月调任铁道部机关集体经济管理处副处长。

《狂风乍起》系作者的处女作。本书从1980年5月动笔,到1981年10月完成第一稿,尔后多次增删,数易其稿。作品从写作到发表,刚好跨越了10个年头。

西山脚下，有一所美丽的校园。

学校有近五十年的历史。相传，一个穷苦华侨，孑然一身，来到富丽堂皇的巴黎。他目不识丁，一文不名，更无任何长技。故土之上，不过是一个贫寒的，老实巴交的农民。面对一个完全陌生、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世界，他唯一的财产是两只手和混身气力。当了一段搬运工以后，资本家付给两袋金灿灿的黄豆作报酬。当他手抓着园园的黄豆粒时，突然想起很久没有吃过家乡的豆腐了。那豆腐是多么白、多么细、多么嫩、多么香软可口啊！有这么多黄豆，为什么不做些豆腐吃呢？他买来石膏，又煞费周折地找到适用的盘磨，点过浆，压了包，做出两板豆腐来。

这一天，是他踏上异国土地后第一次请客。他亲手炒了几样豆腐菜，请来几位中国老乡和几位要好的法国朋友尝鲜。也不知他天生是做豆腐的巧匠，还是法兰西民族历来没吃过豆腐。他做的这种洁白、软嫩、清淡、香郁、回味无穷的东西，经几位法国朋友一传，很快就名噪巴黎。成为绅士、夫人、先生、小姐和一切巴黎人争相品尝的食品。为应付日益膨涨的需求，他相约几个中国伙伴，在巴黎办起了第一家小小豆腐店。

中国人历来是吃苦耐劳、聪明智慧而又长于精打细算的。靠着勤奋经营，也靠着节俭，他渐渐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实业家。那间小小豆腐店也发展成华法大豆食品公司。这位华侨毕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尽管远隔重洋，身处异域，仍时时刻刻怀念祖国和家乡。想着自己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他拿出一笔钱，在家乡办起了这所学校，让后世子孙们能够上学识字，读书成才。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学校是法帝国主义者用满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通过当时的驻法公使李石曾在中国办起来的。

无论怎样，这所学校和世界列强之一的法国总有些瓜葛。解放

前，她曾是中法大学附属中学。为中国历届反动政府所控制，为法国政府所青睐。法国统治者无非是想多培养一些与法国政府有特殊感情的中国人，为他们涉足中国事务，征服中国民心，进而瓜分中国服务。中国的统治者则是想利用学校培养顺民与奴隶。然而，在校史上记载的，并不都是使中外统治者们满意的事情。学校的历史，既包括了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的屈辱，历届反动政权镇压学生运动的残暴，也包括了广大师生员工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民主、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斗争篇章。她的教职员和学生曾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从这所学校里曾经送出多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老教师们都说：蔡和森、李富春、邓小平等都曾在中法大学法文补习班学习过，同我们附中的师生沾亲带故呢！其中不少毕业生先后走上民族民主解放斗争的前线，上延安，下关东，入晋察冀，进太行山……

校园依山势而建，层层叠叠。最下面一层，是一个大操场。由于它地处学校的最东边，大家习惯地称呼为“东操场”。东操场中心是投掷、跳高、跳远田赛场地，周围是十条四百米跑道。每年的春秋两季校运会，就在这里举行。两季运动会，尤以春季为隆重。届时，主席台设在操场西侧的石台上。临时搭起的席棚中央，悬挂着“春季运动会”的横幅，四周对称插下的百面彩旗迎风飞扬。全校师生身穿节日盛装。人们因为刚刚脱去笨重的冬衣，个个显得轻盈、漂亮、兴奋异常。运动会每每要开一整天。这一天，食堂里照例是三顿丰盛的饭菜。东操场上千头攒动，人声鼎沸。各班、各年级的啦啦队拼命地为本班、本年级的运动员助威。大喇叭里一忽儿是招呼运动员到检录处检录；一忽儿是报告比赛成绩；一忽儿是播送观众和运动员的短诗短稿；一忽儿又飘来悠扬动听的歌曲。运动会的压轴儿项目，总是老年组百米赛跑。这简直把全场观众的情绪推向了最高潮。你看吧：白发苍苍的老教师，身材削瘦的老校长，心宽体胖的大师傅，弯腰弓背的老工友，都是从不缺席的运动员。发令员高高举起的信号枪在一块小黑板前面“砰”地一声响过，伴随着震耳

欲俾的“加油”声，腆着肚子跑的，侧着身子跑的，弓着腰跑的，低着头跑的，一蹦一蹦往前窜的，让人笑破肚皮。可是老年组运动员的态度又是那么认真，那么严肃，他们丝毫不为笑声所动，争先恐后地奔向目标。最先跑到终点的优胜者，在一片欢呼声中，显得志满意得。这精彩逗人的一幕，在运动会结束后的几天里，一直挂在全校师生的嘴边。

东操场南侧，有几十亩地，长着上百棵柿子树。柿林周遭，一丛从高大的樱桃树拥挤着生长在一起，仿佛给这几十亩柿子围上了一圈樱桃篱笆。这片地，被学校称作“校农场”。困难时期，这里每年生产出几万斤白薯。可是同学们仍喜欢叫它樱桃园。一方面，确实生长着许多樱桃树，另一方面，大约这名字比较农场更优雅悦耳。每年春天，樱桃花悄悄地开了。花是那样地小，颜色又是那样地淡淡的白，淡淡的红，毫不引人注目。花开花落，小小的绿樱桃便长出来了。初时，比绿豆还小。转眼间，如同黄豆一般。不知不觉，长得象手指甲盖儿大了。颜色也由深绿而淡绿，由淡绿而淡黄，由淡黄而淡红，最后转为深红。樱桃成熟的那几天，才真正被人们发现。晨曦微露，淡雾方消，同学们三三两两来到东操场，一边慢慢地绕着跑道背诵古文、朗读外语，一边望着樱桃树丛。只见那毛茸茸的绿叶下面，两两成双，三五成串，挂着露珠儿的樱桃，被朝阳一照，光闪闪、亮晶晶，玲珑剔透，红得鲜艳，惹人喜爱。叫人恨不得即刻摘下两颗，送进嘴里。尽管其诱惑力如此强烈，却极少有人随便摘取。直到熟透了，学校统一采下，每班可以分到满满的两大脸盆。一年中，这是大自然赏赐给师生们的第一种珍贵的果品。

东操场和樱桃园在一个平面上。往西，是一道半米多高的石头坝。距坝埂四五米处，矗立着三米高的厚厚的围墙。围墙下宽上窄，成一个高大的长梯形，顶端却是尖锥体。不管从近处看，还是远远眺望，都显得宏伟、壮观，给人一种稳固感。大墙系块石砌就。由于年代久远，成深褐色，背向太阳的一面，布满青苔。看得出，墙是用黄泥加石灰作为粘剂的，然而岁月流逝，经风沐雨，现在即使用钉

子去扎那石头缝隙的粘剂，也几乎坚硬得与石头无异了。

古老的石墙随山势起伏，围起一大片地方，方圆足有四、五里。附近村子里的老人们说：“那是过去皇帝养鹿的地方，叫鹿苑。”

鹿苑是学校的高中部。苑内并非一个平面，而是分成上、中、下三部分。每部分高差为三米左右。层与层之间砌有护坡斜墙和通道、石阶。最下面一层是礼堂、车库和校办工厂。中间一层面积最大，建有两幢青砖红瓦的二层楼。楼身东西走向，南北相对，由于大楼很长，略略显窄，从山顶望下去，不过是两个细细的长条儿，极似海洋中两艘并排行驶的巡洋舰。南楼是高一、高二年级教室，北楼楼上为高三年级教室，楼下是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和一个宽敞的斜梯式的公用课堂，摆满了右侧扶手带写字板的木椅子，可供近百人同时听课，讲桌摆在前方最底一层，讲桌后面的墙壁几乎被一块硕大无朋的玻璃黑板占满。

两楼东侧种着几排高大的合欢树，树干粗实、枝叶茂密。夏天，每棵树都是一把巨大的冠盖，遮挡着炽热的阳光。为学生们，特别是毕业班的同学提供了阴凉清静的学习场所。合欢树也被人们唤作绒花树。它那酷似飞蚂蚁翅膀的树叶儿一排排地对生着。傍晚，小叶片脸贴着脸，完全闭拢，清晨，叶片又慢慢地张开，一张一合，昼夜呼吸，使人俨然感到它并非一般的植物，而是一个具有脉脉深情、懂得羞涩、有灵感的高级生物。合欢开花很早，花期又长。每年五月底、六月初就繁花朵朵了。那一朵朵小小的绒花，红的、粉的、退了颜色发白的，如同千万把精致的彩色毛刷，别具一格。每年，高初中毕业班一进入毕业考试，平缓舒展的树顶就绽开近看一团团、远望一层层的绒花来。这绚丽的绒球球花，接连不断地开着，伴着同学们总复习，参加全国统一的升学考试，直到大家毕业了，离校了，它还在开着、笑着、随风摇曳着。所以，高初中毕业生们戏谑地叫它“滚蛋花”。

“滚蛋花”，这名字起得丑陋，又不文雅，然而，却表达了毕业生们一种复杂的感情：离开学校是迫不得已，恋恋不舍的。如果没有

新的学习任务,没有新的工作岗位,没有新的生活在召唤,谁愿离开这美丽的校园,谁愿离开朝夕相处的众多同学,谁愿离开可敬可爱、为自己的成长倾注了心血的老师、校长,谁又忍心远远地“滚蛋”呢?

两栋楼的南侧,各种植了一行高大的梧桐。那宽厚肥大的梧桐叶随风飒飒作响。尽管树干不断地粗壮起来,可是无论春夏秋冬,那树皮的颜色总是那么青翠碧绿,那么吸引人,仿佛蕴藏着无限的青春,永在的活力。

两楼之间,一片平坦的操场。是每天做课间操的地方,也是课余活动的场所。下课铃一响,从各间教室里涌出来的人流迅速地淌到操场各个角落,托排球、跳绳、踢毽子、追逐打闹,一片欢腾。上课铃一响,人流立刻向几处楼门口汇聚而去,霎时,又渺无人踪,一片静谧。

北楼北面,也有一个开阔的所在。当中,立着一只篮球架子。球场外头,安放了几副单双杠。不过,这里好象是高三学生“世袭”的领地。其他年级的同学除了来回路过,很少在这里停留、玩耍。课间休息时,高三的同学大都在这里活动。他们打羽毛球,平板三毛球,围成圈子托排球,拿出两三个篮球来,争抢着投篮,也有仨人一群,伍人一伙在一起切磋功课的。总给低年级同学一种紧张而又神秘的感觉。他们即将结束中学时代的生活,要参加高考,或者上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马上就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了,怎能没点紧张感呢?其实,这种紧张感是高三同学人人都有的。各自都在暗暗嘀咕:离高考只剩最后的四、五十天了,加把劲儿!接受国家的考查与挑选。

两座大楼以西,便是鹿苑内那层最高的平台了。这平台东西窄、南北长,状同一条细长的带子。台上两座带耳房的老式青砖房,都坐北朝南。房屋的间距与两楼的间距相差无几,这里已被辟为教员预备室。其余空地,长满如茵的秀草,犹如严严实实地铺上了一条长长的绿色地毯。

整个苑内，错落分布着十来间老房子。房屋大小不一，样子却相似，一色的青砖、月牙儿瓦，屋脊高耸，四角飞檐，且都带耳房。虽类似城里某些四合院里的建筑，但又给人以洒脱不俗之感。这些房舍，大约是当年养鹿官吏及其属僚们阖家居住的地方，多多少少染上些帝王气概。

和那厚厚的石墙相依为命的，是一圈挺拔高耸的榆树。这榆树是紧贴墙根儿长起来的，所以树干大多和石壁接拢在一起。一眼看去，便知它们绝非人工所栽，倒是风吹榆钱儿到墙边，自生自长的。因而长得格外拥挤，格外瘦长，互相间拼命地争夺着生存空间。更有趣的是：由于鹿苑近似一个标准的圆形，以东北、西南两个切线点的连线为界，西北方向上的榆树长在大墙外，东南方向上的榆树长在大墙内。看来，这榆钱儿是从西北面的山林里，凭借风力飘然而来的。使人不禁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对自然景象居然与流体力学、与几何学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联而叹为观止。

鹿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开有四门。其中，只有南大门的的确确可以称得上门。因为它不仅有两个高出墙垣的水泥门柱，而且安装了两扇墨绿色的木栅栏门，可以开闭。余下三个，不过是大小不等的豁口而已。南门与校外的公路相连，直通山下村庄。村东一条柏油林荫马路，向东南方向无限延伸，阳光照射，竟象一条黑色的闪光飘带，把学校、村庄和北京城系在一起。西门很窄，充其量不过一米五、六，仅容两人并行。别看门小，流量却很大，每天总有数千人次由此穿越。四门中若计算通行效率，它肯定要夺魁。北门是一个可容汽车通行的大口子，出北门向西，有一条三合土路通往初中部。路北面，一幢幢整齐的房屋并排而立，屋顶的红瓦与绿树相搭配，格调协调，色彩鲜明。每幢屋前挺立着八根大红廊柱，支撑着宽宽的走廊：冬天挡风挡雪，夏天遮雨蔽阳。这一大片女生宿舍，是解放初期新建的，不仅住着全校的女同学，也住着那些单身的女教员。东面有一个适中的豁口通东操场。出西门或出北门往西南而去，是两层操场。低一层，一条线似地安装着单杠、双杠，放置着木

马、山羊、跳箱以及两架联合器械，器械上悬挂着吊环、爬杆、爬绳和秋千。这里，被称作器械场。高一层是足球场。两个球门南北对峙，球门柱儿红白相间，披挂着簇新的白色线网。各条路旁，一人来高的柏树墙夹道。柏树墙后，东一棵，西一棵，参差错落地长着杏树、桃树、黑枣树、柿子树、栗子树、核桃树和松柏树。那杏树多是四五十年的老树了，一棵棵脸盆般粗细，树皮斑驳脱落。可是每逢阳春三月，依然繁花似锦，一片粉红，引来成群的蜜蜂。夏历五月，杏子成熟了，红杏含羞，白杏娇艳，挂满枝头。老杏树也在和满校园的年轻人争强比美，愈发显得生机勃勃。

鹿苑西面、北面是几年前修起的一道新围墙，比老墙稍矮，将器械场、足球场、洗澡堂和女生宿舍区全部圈起来，面积十分可观。然而上述这些，仅仅是学校的一部分，或者叫作半拉儿校园。

学校的另一半还在高处。

出足球场正西一条路，通学校大门。出足球场往北一条路，通往食堂。足球场西侧墙外，六个标准的篮球场，三个一排，整齐地排列着。篮球场是劈开山坡修建的，南面、西面立陡立崖，形成了两道天然挡板。北面是条四五米深的山沟，乍窄乍阔，巨石累累。那圆滚滚、黑黝黝的大小石头挤在一起，如同天上神仙从云端处赶来的一群仙猪，你拥我，我拱你，挤挤绰绰地在朝山下边跑，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沟底一股清清的溪水，从半山腰的金山寺潺潺而下。流水哗哗啦啦，悦耳耳目。每每打完一场球，男女同学索性跳下山沟，掬水洗手、洗脸，清凉碧爽的舒服劲儿直透心脾。可是，这条沟也不总是这样安静宁息、温文尔雅。进入雨季，一场暴雨过后，漫山遍野的雨水，顺着千沟万豁汇拢而来，这里顿时激流奔涌，浊浪翻腾，水声喧沸，彻夜不息。山洪直奔东北方向的平原而去。那时，整个学校就象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岛屿，不断地向西、向西。数十年来，学校地势高，山沟深且阔，大水从来冲不跑这座龙王庙。在沟的东、西两个方向上，相距百米之遥，筑有两座精巧别致的石桥，把初中部与高中部联在一起。刚才说过的两条路，分别从上下两座石桥上经

过。

学校的上半部统称初中部。不过，除了初中三个年级的教室以外，校长办公室、党支部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各教研室、男生宿舍、食堂、教职工家属院儿等等，学校的首脑机关和教学机构统统设置在这里。整个初中部房屋古朴，院落交错，古树参天，花草丛生，鸟鸣不绝，别有一番景色。而且，很难确切地把它分作几层，几乎是一排房子一层，一个院子一层，有时甚至一座房屋就是一层。到处是红色的花岗石台阶沟通，青石板路相连，鹅卵石甬道曲曲折折，三步一转身，五步一门厅。新生入校，经常在这里陷入迷魂阵，绕来绕去，找不到出路。老师和同学们准确地抓住各处特征，用美丽的语言为它们起了形象雅致的名字，并且一届届传下来。校长办公室院子里，有两棵二人难以合抱的白皮松，就叫“白松院”；总务处、医务室门前，丛丛丁香，花开时节，白的、紫的，四溢飘香，风传数里，就称“丁香院”；教导处院子当中，六棵苹果树，年年果实累累，唤作“苹果院”；物理、化学、生物教研室门口，四株形如宝塔的桧柏，婷婷而立，称它“塔院”；政治、地理、历史教研室院内，两棵二十多米高的油松枝叶虬劲，遮天蔽日，巍然屹立，冬夏常青，叫作“青松院”……

学生食堂和教职工食堂在初中部的东南端，学生食堂前面，一条长七八十米，宽三十多米的空地，干净平坦。西北方向的小土地庙前，凿有一眼深井。高高的六角形井台由三块洁白的汉白玉雕砌而成，井台上面很宽余，可站下三十来人，井口上架着轱辘儿，用一个胶皮轮胎做成的水斗儿摇上水来，只见水质清冽，纯净透明。喝一口，凉滋滋、甜丝丝的，甘美爽口。不管天旱到什么程度，井水从不见浅，且冬暖夏凉，夏天洗用，消热解暑，冬天洗用，温乎乎的。井台东侧，长着一株古老的皂荚树。树根的几处突起钻出地面，被人踩得滑溜溜、光亮亮。树干巴巴咧咧，完全是龙钟老态。向上看去，却是枝叶繁茂，生机盎然，绝不服老。一到夏天，就从枝叶间垂下千条皂荚，在人头顶上摇来荡去。学生食堂西南角的甬路上，二十几

棵核桃树侍立两旁，枝干低垂，叶片拂面。个子稍高一点的同学，经常被那比鸡蛋还大的青青的核桃果撞上脑门儿，生疼！

学校正门，朝南洞开。紧靠大门一间东屋，是传达室。石桥迎面建有两间石屋，石头墙，石头瓦。一是邮局，一是合作社。石屋四周，遍插迎春。冬天刚去，迎春就萌发了，最先开出那鹅黄色的小花来，一条一枝，随着春风舞动，向人们报告着春天的消息。

与邮局、合作社隔路相邻的，是初中部最大的一所建筑物。这房屋建得很有气派，屋顶显然是西洋式的，呈现出好几个斜面。门窗都很高大，镶着大块的彩色花玻璃。入口处，四根汉白玉石柱支撑起一个伸出五六米的宽大雨搭。雨搭正下方同样是汉白玉铺就的石台，三面有台阶与地面连接。这就是图书馆。图书馆东一半是藏书室，摆满了近两人高的书架，每两排书架间，留有一条窄窄的通道。书架上堆放着大量的古今书籍，还有许多是线装书，一箱一盒的。据统计，这里共藏书十几万册，还有一些国内并不多见的珍本善本书籍。所以，无论就其藏书的数量还是质量而言，在北京市所有的中学里，都是首屈一指的。图书馆西一半为阅览室，中间四排桌椅，两两相对，是师生们阅读书报的地方。贴墙立着一个个书报架，摆放着近几个月的各种期刊、杂志、画报，悬挂着几乎全国各地的几十种报纸。白天，这里阳光充足，入夜，二十盏日光灯齐放光明，照得室内如同白昼。即使顺着山沟向三家店方向跑出八里、十里，也还看得见阅览室的灯光。

图书馆门前，幽静而漂亮。十数株木槿、几行松柏；榆叶梅、珍珠梅，团团簇簇；玫瑰、蔷薇、点缀其间；山杏、碧桃、杂花夹树；丁香、月季，浓淡幽香；芳草凄凄，掩脚没踝；姹紫嫣红，此落彼发；松柏显苍劲，花草露欣荣。难怪同学们暗中称呼图书馆管理员李翠莲老师为“仙姑”。因为，这里确实可以同仙境比美！

二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五月中下旬。立夏已过，小满来临。气温很快升了上去。人们换上单衣、单裤。性急的孩子已经穿上短裤和裙子，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拉着手，搭着肩，蹦蹦跳跳地下山，到村里小学校念书去了。北楼上，高三一班教室里鸦雀无声。不久前，刚刚结束了毕业考试。现在，毕业成绩已经填入毕业生登记表，全年级同学开始进入高考前的总复习。今年的高考，定于七月十日举行，满打满算，还剩五十天。各科老师纷纷留下复习重点与复习题，要大家认真复习。每天，排满了自习课。老师们轮流到各班走走，轻声地解答同学们的提问。遇到普遍性的疑难问题，就安排一节辅导课。除此而外，时间是同学们自己的。先复习哪一门，后复习哪一门，突出哪一个重点，完全因人而异。

教室前方，立着一个茶色讲台。讲台后面，悬挂着玻璃黑板，黑板正上方是一帧毛主席像。主席像两侧，匀称地张贴着十个鲜红的美术字：“为共产主义而刻苦学习”。后墙上，用隶书体写着一副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横批却不是中国古来惯用的四个字，足足写下七个字：“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列宁的话。对联倒真有些贯通古今中外呢！对联当中的空白处，一角是“学习园地”，挂着各科复习纲要和毕业考试的标准答卷。另一角是“团支部生活”。一排排地贴着团员和青年在毕业考试结束后写给校党支部和班团支部的决心书。

团支部书记王延生由于个子较高，坐在最后一排。他的同桌，是一个性格活泼，长着高挑个儿的女同学，名字叫李欣。王延生正专心致志地复习代数，李欣拿着本解析几何，眼睛却瞟着他。忽然，她几乎跌在他的耳边，轻轻地神秘地喊：

“王延生！”

“嗯，什么事？”

王延生转过头来，只见她挤着鼻子，噘着嘴，眉头紧锁，老大不高兴的样子。

“怎么了？你？”

“还问我？和你坐一个桌儿，有事还瞒着我。”

“什么事儿瞒你了？”

“你不告诉就算了！我早从别人那儿听说了。”

“你看你。喊人家的是你，卖关子的也是你”。

“喂！我问你个事儿，你得从实招来。”

李欣舒展眉头，堆上笑容，一个手指头点着他说。刚才的一切，显然是装的。

“听说你在填入党志愿书，是吗？”

原来是这件事。延生放心了。他瞧同桌一副真诚关心的样子，微微点点头。

“什么时候讨论？”

“李书记让尽快填好，可能是三十号。”

“哎哟！就剩十来天了。你的党表呢？让我看看好吗？”

延生掀开课桌盖，从下面翻出入党志愿书，递到她手上。她小心翼翼捏住，仔细端详封面上那一行庄严的黑体字，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王延生，你真幸福，真光荣！你入了党，别忘记帮助我。我也努力争取。”

她侧脸看他，轻声说着，眼光里饱含诚恳，语气亲切。

“李欣，你也会有这光荣的一天的！”

“是嘛？”

“当然！”

李欣从他肯定的答复里受到了鼓舞，眼睛发亮，脸庞涨红。她把党表慢慢递回。

“延生，你填好了，再叫我看，好吗？”

“行！”

他痛快地答应着。李欣调头继续啃她的解析几何，王延生这厢却被勾起重重心思。

三天前，在校党支部办公室里。李子民书记坐在办公桌后面，用严肃、敦厚、真切的目光在他身上扫射了几个来回，使他如坐针毡。最后，才平静和缓地开口。

“王延生同学，你在学校学习、生活了六年。老师们、校领导亲眼看着你长大。党支部经过长期培养和考查，认为你是一个好学生，好青年，好的团干部，具备了党员条件，决定发展你加入党组织。你有什么想法？”

王延生楞住了。这喜讯来得太突然，出乎意料。尽管他曾多次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也曾经常对照党章找差距，多少个日夜渴望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可是，万万没想到今天，此时此刻，夙愿和理想即将成为现实。他激动得有点不知所措：

“李书记，我、我……总觉得还、还差得远……”

“是啊。这就对了。如果觉得自己早就够条件了，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才可怕！”

说完，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长方形的洁白的装帧物，递了过来。延生接过一看：白纸黑字，上方端端正正地印着“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下方的字稍小：“申请人姓名——”。他把入党志愿书捧在胸口，站起来，噙着泪说：

“李书记，请党放心。我一定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件事，班里同学几乎都还不知道，他也不想主动告诉别人，那样做，岂不成了炫耀？鬼晓得李欣从哪儿打听来的消息？王延生闭上眼睛，静静心，开始演算代数题。

下课铃响后，班长高云走过来捅捅他说：

“陈老师让你到教研室找他，好象有什么急事。”

陈老师名叫玉玺。延生知道，玉玺就是用美玉做成的皇帝的大印。他不知老师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权威赫重的大名，反正他家祖辈上有人知书达礼，识文谈字，这大约是肯定的。陈老师是俄语教